

来到岸上，比赛爬台阶，结果……

……自己变成一条鱼，跟别的鱼儿一起

北 狼 著

爬台阶的 魚

作家出版社

爬台阶^的魚

北 狼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爬台阶的鱼 / 北狼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7. 4

ISBN 978-7-5063-3930-8

I. 爬… II. 北… III. 中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2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029744号

爬台阶的鱼

作 者: 北 狼

责任编辑: 唐杰秀

封面设计: 婧 孜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: 100026

经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 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图文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260千字

印张: 10.8

印数: 1—2000册

版次: 2007年4月北京第1版

印次: 200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3930-8

定价: 20.00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北狼印象 (序)

华夏

北狼不是狼,是个青年作家。

敢把这样一个名字署在自己作品的前面,这样一个作家,肯定才华横溢,个性十足,值得期待。一个小打小闹儿、小里小气儿、小头小脸儿、小鼻子小眼儿、小心小胆儿、小肚量外加小脚丫儿的作家,你让他叫这样一个名字,他敢吗?当然不敢。不敢也不配。

现在,很多很多的作家,写出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?多是一些乌乌涂涂、腻腻歪歪、含含糊糊、别别扭扭、磨磨叽叽、自作多情、装腔作势、装神弄鬼、描眉画眼、东施效颦、阴阳怪气、沉闷冗长、画地为牢、坐井观天、夜郎自大、颠三倒四、不知所云甚至是胡说八道的玩艺儿。

这样的作家,身上缺的是什么呢?缺的就是狼性。

所谓的狼性,就是锋芒,就是野性,就是精彩,就是别出心裁,就是拍案叫绝,就是让人眼前为之一亮、内心为之一震、精神为之一爽,就是深深地吸引你、打动你,让你哭让你笑,让你看后想开怀畅饮,或者夜不能寐。

北狼没有辜负他的名字,他的小说就充满了狼性。

我和北狼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认识的,是通过赵学功认识的。那时我和学功来往频繁,几乎天天见面,一天他对我说,给你介绍一个人,也爱写作,特想认识你,想不想见见?我说,无所谓,



哪天带来见见吧。过了两天，我和北狼就认识了。那时他还不叫北狼，叫周建强，当然他现在仍然叫周建强，只不过在发表作品的时候，署名北狼。也就是说他的笔名叫北狼。也许以后他写得更多一些、更好一些、名气再大一些，圈里圈外的人就都叫他北狼，而忘了他原本是叫周建强了，就像大家只记住了鲁迅、老舍、巴金、冰心、华夏，不去查资料，就怎么也说不出他们原本叫什么一样。当然，把“华夏”也列在其中有点儿不自量力，就当是一个讽刺与幽默吧。

当时的周建强后来的北狼，给我的感觉是懂事、仁义、厚道、有礼貌，说话做事都有分寸。他现在给我的感觉仍然是懂事、仁义、厚道、有礼貌，说话做事都有分寸，本色的东西始终没变。他也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。喜欢和憎恶都是毫不含糊。后来接触多了，我发现他对文学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，他把文学看得很高尚，他的那份虔诚令人感动。

当一个人对一项高尚的事业，怀着虔诚和热爱去追求的时候，他离成功就不远了。

现在，有很多目空一切的半吊子、二把刀、二百五们，常常对文学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子，甚至游戏、糟蹋、侮辱文学，他们给人的感觉永远是浅薄和可笑，甚至可耻。

那时的北狼最喜欢的作家是王朔，他甚至把一张从报刊上剪下的王朔的照片，贴在宿舍的门上；这样，出来进去，都能看到。王朔那厮要是知道此事，心里该多高兴啊。北狼的小说，不管是那时的还是现在的，都能看出王朔的影响。我也喜欢王朔，尤其喜欢他小说之外的那些言论，最喜欢的就是那篇《我看金庸》。有时我和北狼一块儿谈论王朔，两个人有很多共同语言，一起眉飞色舞。

北狼开始隔三差五地来找我，和他一起来的常常还有韩建

民,韩建民甚至比北狼来得更勤,更不把自己当外人。那时我住在川北小区14号楼的106室,客厅里的一面墙上满满地贴着李自星的四幅书法。我们三个人,在这间客厅里,在自星道劲奔放、展翅欲飞的书法下,吃火锅喝啤酒,谈论我们热爱的文学。同样是在这间客厅里,我招待过《十月》的编辑田增翔,著名作家阎连科。阎连科为人也特别真诚,总是对我的那次招待念念不忘,总想帮我做点儿什么,真是一个好人呐,要不怎么会写出那么多好作品呢。还有学功,总是念念不忘在那间客厅吃过的我老婆最拿手的葱花饼。

北狼开始把他的小说拿给我看,最开始好像是一篇写他去大连参加一个笔会的小说,构思很好,但总体给人的感觉比较单薄,看后印象不深。接着他又给我看过几个很短的小说,感觉也很一般。直到他拿来一篇题为《我的妻子刘德华》的小说,这次让我大吃一惊,从此对他刮目相看。

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阅读这篇小说时,内心的喜悦和激动。这篇小说万字上下,我因为当时手里有活儿,正忙着,它在我手里压了几天。一天晚上,我终于抽出时间来看它的时候,实话说,并没有抱着多大的期待。可是,我读了一个开头,就感觉不凡,接着就大吃了一惊。我几次被小说机智的语言逗得笑出了声儿,为小说出人意料的细节拍案叫绝。北狼的才华在小说的字里行间熠熠生辉。当时已是夜深人静,我激动得在屋里来回走动,恨不得立刻把我的读后感告诉作者。

我的喜悦不仅是读到了一篇好的小说,更重要的是发现了一个人才。我第一次感觉“狼来了”,这个“狼”不是别人,就是那个在我面前一直像个谦谦君子的小个子男人。这个男人内心充满了野性,体内蕴藏着出众的才华。他的小说和我认识的当时延庆所有



的其他人的，都不一样。

躺在床上，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。我想，应该给他取个好的笔名，好的笔名才对得起这么好的小说。当时的作家，大多给人的感觉就像跑肚拉稀的病猫，作品里缺少狼性，何不建议他叫“北方的狼”呢。不是有一首歌里面就唱“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”嘛，这只狼闯进了文坛，看那些病猫不吓得四处躲藏。

当时建强正在和文捷热恋，我就想，假如建强真的叫了“北方的狼”，等两个人结婚后，文捷在向别人介绍建强时，说：“这是我的丈夫，北方的狼。”对方的手刚伸出来，一听，赶紧往回缩，说：“可别咬我。”如果对方正好是个病猫，吓得“噌”地一下就跑到了床下，再也不敢出来了。这么一想，我哈哈大笑。我老婆睡得正香，被惊醒了，问：“你不睡觉，又抽什么风？”我赶紧说：“建强写了篇小说特别好，我想帮他取个笔名，叫北方的狼，要对不起这么好的小说，你说怎么样？”老婆说：“别神经了，赶紧睡。”我却怎么也睡不着了。等睡意降临的时候，外面的天渐渐地亮了。

第二天，等我带着激动的语气，告诉建强我的感受的时候，他自然深受鼓舞；等我要把“北方的狼”作为笔名送给他的时候，他犹豫了，他疑惑地看着我笑，说：“合适吗？”当时网络还没有像今天这么普及，现在的人什么样的网名、笔名都敢叫，那时听到这样一个笔名确实让人难以一下子接受。建强自言自语：“北方的狼，四个字，中间还有一个‘的’，合适吗？”建强是个厚道人，对我充满了信任，他本来可以一笑置之，可他认真了。那段时间他问了身边的好多人，这样一个笔名是否合适，最后综合了多方的意见，去掉了中间的两个字，包括那个一开始就让他觉得怪新鲜的“的”字，下决心叫了“北狼”。

北狼，这个笔名多有个性，多有水平，多么与众不同，出类拔

革，惊世骇俗。

很快，北狼又拿来了新的小说，《酒胆英雄》、《诱你上钩》，虽然再也没有让我激动得夜不能寐，但是已经感到他的才华正在不可遏制地迸发出来。他让我帮着提修改意见，尤其是小说的标题，我们讨论来讨论去，有时会列出很多，从中取舍。那时我逢人便讲北狼，帮他向报刊推荐，我的热情甚至比对待自己的小说还要高涨。我觉得延庆出这样一个人才不容易，我要尽我所能把他的作品推出去，走出延庆，走向全国，走向世界。

这两篇小说发表在《北京文学》等杂志上，受到多方好评。《我的妻子刘德华》发表在《当代人》杂志上，编辑谭湘在给几所大学讲课时多次提到这篇小说，评价甚高。让我感到遗憾的是，几篇小说都没有在文坛引起我预期的注意和反响。

这些年里，我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和我一样，北狼的工作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。这些年里他写得不多，偶尔在报刊上能看到他的小说或者其它体裁的文字，我为他每一次的进步、每一次的收获高兴。我理解他一直想写出更多、更好的小说的心情，我也理解他总是静不下心来的苦恼。

就在去年快结束的时候，我读到了北狼的短篇《楼顶田》和中篇《爬台阶的鱼》。两篇小说都很好，尤其是中篇《爬台阶的鱼》带给我的那份激动，就像当初看到《我的妻子刘德华》一样。平时每天晚上，我只喝一杯白酒，是那种一两五的酒杯，喝完感觉正好。在我读了《爬台阶的鱼》的那天晚上，我破例喝了两杯，把脑袋一下就喝大了。老婆不解地问：“遇到什么好事儿了？”我说：“北狼新写了一个中篇，叫《爬台阶的鱼》，真是好啊，我高兴就多喝一杯。”老婆一笑，说：“别又神经了，把自己喝醉了。”我说：“我有十多年没喝醉酒了，今天还真想醉一次。”



因为北狼这几年不能静下心来读书、写作，我担心他还没来得及开放，就凋谢了。没想到他暗中积蓄力量，爆发出来，绚丽绽放，令人惊喜。

我给北狼去信说：“能给我带来惊喜的小说并不多，你的这篇《爬台阶的鱼》是继《我的妻子刘德华》之后，第二次带给我这样的感觉，从中可以看出你还有很大的潜力，也让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希望。继续努力吧。”

北狼的小说，语言扎实、沉稳、从容，间或俏皮，节奏舒缓，不慌不忙，故事也有新意，总有出人意料之笔。有的地方还显单薄，力量不够，有硬努而没有努到的感觉。如果能够下狠劲，多读读书，就更好了。主要是名著，古典的和国外的，把几个大家、几本名著读通，读透，再出手时，气象会大不一样。

一个人，如果书读得少、读得窄、读得浅，那么，他就不可能写得多、写得宽、写得深。他下笔时就只能是捉襟见肘，而不是挥洒自如；只能是隔靴搔痒，而不是一针见血；只能是费力不讨好，而不是四两拨千斤；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而不是举重若轻，事半功倍；只能是小家子气，而不是大手笔、大气魄、大气派、大家风范。这是说给北狼的，也是说给我自己的。

北狼的小说应该对得起北狼这个名字。

二零零七年元月于北京《文摘报》社

北狼小说简介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《袖珍八题》 | 京郊日报、北京晚报 |
| 《下海的收获》 | 海燕(1995年12期) |
| 《两极》 | 小说家(1997年2期) |
| 《诱你上钩》 | 当代小说(1997年10期) |
| 《我的妻子刘德华》 | 河北文学(1998年1期) |
| 《酒胆英雄》 | 北京文学(1998年5期) |
| 《丢车记》 | 青春(1998年6期) |
| 《楚歌》 | 河北文学(1999年1期) |
| 《英雄叙述》 | 河北文学(2000年4期) |
| 《苏子街风情》 | 牡丹(2000年6期) |
| 《寻找3210》 | 啄木鸟(2002年12期) |
| 《镜子里的爱情》 | 妫川(2003年1期) |
| 《孙老师》 | 待发 |
| 《楼顶田》 | 作品(2007年3期) |
| 《爬台阶的鱼》 | 待发 |

目 录

北狼印象(序)	华夏(1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中篇小说

寻找 3210	(3)
镜子里的爱情	(50)
爬台阶的鱼	(99)
苏子街风情	(155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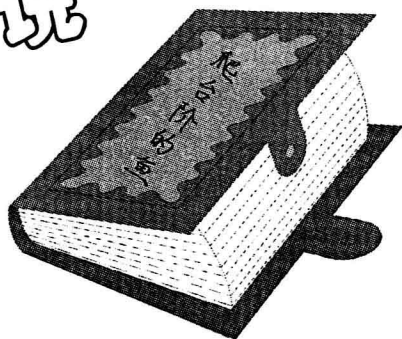
短篇小说

两 极	(183)
酒胆英雄	(200)
孙老师	(217)
诱你上钩	(229)
我的妻子刘德华	(246)



楚 歌	(264)
楼顶田	(275)
英雄叙述	(293)
丢车记	(304)
下海的收获	(312)
袖珍八题	(315)
幸福在哪里(跋)	(330)

中
篇
小
说



寻找 3210

绿叶仍还醉眼,天气却已有了凉意,不再溽热,也没有了日头的曝晒,酷暑就这样过去了。

9月7日下午,电视台播音员亚红的手机丢了。第二天的台务会上,新闻部主任李风说:“台里的保卫工作太差,再这样下去,摄像机也会丢的。”保卫部主任贺岗不乐意了,立刻接过话说:“小偷好抓,家贼难防。我倒觉得,台里新招的新闻记者,素质不是很高。”新闻部主任历来看不起贺岗,正要雷霆,主持会的米台长摆手,米台长说:“主观臆断可不是新闻工作者的作风。我看各部门回去讲一讲,贵重物品随身带着,注意一下就是了。最近台里客人多,事情也很多,各部门都要抓紧!王台长有事没有?没有散会。”

反应快的科长主任已经往起站了,李风直着嗓子说:“那亚红的手机怎么办?好几千块呢!”几个站起来的科长就看还坐着的台长,台长的神情果然没有了散会的意思,只好又坐下来。米台长目光炯炯地盯着李风,道:“你说怎么办?”李风说:“至少也该查一查,不能听之任之。”米台长问:“查谁?谁来查?”李风说:“我的本行是采编新闻,查案子好像是公安局的事。”米台长立刻阴下脸:



“公安局？两三千块钱的事，也惊动公安局？”办公室主任赵洋拍马屁道：“前年丢录像机，案子倒是破了，破案费花了四五千，比录像机还贵。”李风说：“那也不能听之任之，至少得查一查，震慑震慑。”米台长就问：“震慑谁？你以为贼坐在你身边呢？”李风的语气就软下来，温和地说：“在不在身边，不查怎么知道。您想想，坏人要真在咱身边儿，太没安全感了。”米台长眉宇间动了一下，先前凝起的疙瘩没有了。李风立刻又说：“再说了，上个月亚红丢二百块钱，昨天又丢了手机，已经牢骚满腹了。她说了，她可不会在一个有鸡鸣狗盗之徒藏身的单位干太久的——当然，这只是她的猜想，但是，我希望引起台里的注意。”米台长又一次眉头紧锁，会议室陷入一片静寂。

播音员亚红是正经读过广播学院的高材生，在区里是一流的。市电视台曾有意借调她去，被米台长谢绝了，亚红因此还得到过台长的一番许诺。

过了几秒钟，办公室主任赵洋小声嘟哝道：“保卫部可以查一查。”

挨得最近的米台长立刻捕捉了赵洋的意思，就大声问：“保卫部什么意见？”

保卫部主任贺岗说：“我们那儿有个小保安，对这事感兴趣，想试一试，只是没有多大把握。他又不是福尔摩斯。”

米台长说：“我看可以，就让他查一查，贺岗挂帅，其他部门配合，还有什么意见？”

李风说：“我想给台里提个醒儿，如果案子破了，是一个堂而皇之走进台里又大摇大摆离开的窃贼干的，咱们该给职工一个说法儿。”

保卫部贺岗接过话道：“李主任说的对，真是那样，我愿意……自动下岗。如果窃贼出自新闻部，我想新闻部也该给台里一个说法儿。”

李风一拍胸脯：“不用台长说，我立刻滚蛋。”

“那要是别的部门的人呢？”贺岗咄咄逼人地问道：“你让台长也辞职吗？”

李风被贺岗这一手弄愣了，张嘴结舌不知说什么好，样子很狼狈。这边儿，贺岗心里美滋滋地，感觉特别好。

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。

二

桃园区电视台办公楼是去年盖的，背北向南，一共四层。楼前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，院子四周是环形甬路，供人车行走，中间是碧绿的草坪和怒放的鲜花，草坪中央竖着一个自动扬水喷头，在旋转中把甘霖洒向绿茵，环境还算优雅。

电视台大门和警卫室在院子东南角，此刻，贺岗和一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保安对坐在警卫室里。贺岗手上夹着一支香烟，目光有些飘忽地跃过小保安的脸，落在窗外一个中年妇女身上，贺岗的表情看上去忧郁而肃穆。

“净顾斗嘴了，把自己弄没退路了。”贺岗说，“要不是李风那小子逼我，我才不会揽这破活儿。你纯粹是吃饱了撑的。”

眉清目秀的保安姓杨，熟悉他的人都叫他杨子。此刻，杨子很帅气的脸庞洋溢着难以掩饰的兴奋，杨子说：“您怎么说我都行，可既然您给了我这个机会和荣誉，我总得谢谢您。”

